

当代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精品书系

青苇河边的孩子

QINGWEI HEBIAN DE HAIZI

吴子敏 江大枝 著



NLIC2970820345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APGTIME
时代出版

当代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精品书系

青苇河边的孩子

吴子敏 江大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苇河边的孩子 / 吴子敏, 江大枝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9

(当代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精品书系)

ISBN 978-7-5397-6159-6

I. ①青… II. ①吴… ②江…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1614 号

DANDAI XINRUI ERTONG WENXUE ZUOJIA YUANCHUANG JINGPIN SHUXI QINGWEI HEBIAN DE HAIZI
当代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精品书系·青苇河边的孩子 吴子敏 江大枝著

出版人:张克文

责任编辑:姚巍

责任校对:冯劲松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35mm × 900mm 1/16 印张:19 字数:18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6159-6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美丽的鱼王 3

第二章 花和歌的女孩 16

第三章 回黄转绿的季节 33

第四章 喊我一声姐 44

第五章 河边 55

第六章 秧歌仙子 69

第七章 荠河第一篙 83

第八章 毛月亮 99

第九章 泪水织成的雨季 112

第十章 小小撑篙手 122

第十一章 挖藕 143

- 第十二章 憤怒的铁舀 161
- 第十三章 秋苇如雪 178
- 第十四章 一包蜜李 197
- 第十五章 我是一株小小草 214
- 第十六章 蘑麻地上 227
- 第十七章 走过冬天 246
- 第十八章 狼油 259
- 第十九章 奇妙的烟盒 275
- 第二十章 又见鱼王 293

引 子

一河风景
随碧波流淌
五彩的浪花
把梦想带向远方
.....

仙曲一般的歌声，来自儿时“渔浦家家笛，风帆处处船”“鱼路吹檣火，星光叫夜莺”的青苇河边。当时光的流水催动帆檣和渔歌，随两岸美如霞绮的桃花，深入生命中那一片洁净透明的境界，我总能听见在春风里轻轻回响的熟悉而又亲切的旋律，多么悠扬，多么悦耳，多么动人……

那就是青苇河边的秧歌！
秧歌仙子的秧歌！
裴晴凤的秧歌！
美丽的秧歌仙子，她是青苇河边一道最绚丽的风景！
她那欢快如百灵、深情似春潭的歌声，一次次随春雨潜入



流水，随流水走进田园，随田园一茬茬农事种进我的记忆，在季节里唱响，在绿叶上轻吟，在生命中颤动；如烟霭般渐渐淡远的岁月，秧歌仙子的美妙歌声，总能穿云破雾悠悠而来，在耳际绵绵回响，激起我青春少年的无限情思，在梦境般的追忆中回到我纯美如画的青苇故乡，融进那一片片纯净温馨的水乡风景中……

还是从那一年春天轰动青苇河两岸的一件事说起吧。

第一章 美丽的鱼王

下过几场春雨，曲曲弯弯的青苇河涨水了。

从远方雪蓬山淡青色的影子下面，带着春天气息的河水像欢快的马驹，起伏着，奔流着，一路衔着草叶，吐着泡沫，打着漩，唱着歌。

站在雪蓬山之东二十五里的苇湾渡口，向南远眺，能望见青苇中学那两棵高耸入云的古柏。那还是清朝乾隆年间裴家祠堂始建时栽下的，如今已长得枝繁叶茂，苍翠欲滴，像两团油绿的云，飘浮在青苇中学湛蓝的天空。高大的古柏吸引了方圆数里珍奇的鸟儿，它们带着色彩斑斓的羽毛，鸣着音韵宛转的歌喉，在古树的枝杈间做窝、育雏、歌唱，校园里成天撒满了悦耳的鸟声。

当几只漂亮的画眉出现在古柏上，自如地唱出它们亘古不变的曲调时，校园南边初三（1）班的教室里，英俊潇洒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萧峻峰，正以高亢的音调和饱满的情感，缓慢有序字字铿锵地朗读着他的学生谢雨辰的作文。全班同学静静地听着，仿佛在谛听一支春天的乐曲。教室里一丝杂音也没



有，唯有萧老师的声音在洪亮而动情地响着。

坐在第三排窗边一个被同学唤作果子狸的瘦小男生，听着听着，忽然抽噎一声，两行晶莹的泪水不知不觉顺着圆圆的腮帮滚落下来。就在他正欲分神时，耳边倏地响起一个女生柔和而清晰的声音：“上课一定要专心！”

声音是那样柔美，像她歌唱那么悦耳和深情，却远比歌唱严肃和认真。他知道，这是裴晴凤的声音——她是他的秧歌仙子，他心中永远的老师……

很快，秧歌仙子裴晴凤的一双聪慧明澈的大眼睛闪现在他的脑际。他慌忙用衣袖擦去腮帮上的泪水，坐直身子，打起精神，一字一句聆听着萧老师的朗读。

雨辰的作文取题为“春踪”。在近千字的篇幅中，雨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初三女学生每天背送一个寒冬里冻伤双脚的小女孩上学的故事。整整一个冬季，冰封的青苇河边时常可见那女中学生背着小女孩的美丽剪影。这剪影深深感动了少年谢雨辰，他听见在那女中学生清脆的脚步声里，冬天退却了，春天来了，并且，他真切地看见了春的踪迹。

事实上，心灵受到震颤和感动的人远不止谢雨辰，还有坐在窗边悄悄流泪的果子狸，还有羊子、水牛、水芹，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只有钟雪苇双颊微红，有点不好意思。

萧峻峰话音在教室里抑扬顿挫地响着，内心却也在颤动，在被一种东西啮咬。他努力克制着心底的痛楚。

鲁山虎终于支持不住，头一歪，枕着胳膊睡着了。教室后

排传出了一阵轻微的鼾声。

邻座的水芹吃了一惊，瞥了一眼讲台上正沉迷于学生作文的萧峻峰，急忙用臂肘蹭了一下鲁山虎。不料山虎睡得正香，他把脑袋转动了一下，鼾声依旧。

萧峻峰读完了作文，扫了一眼鲁山虎，没有发作。他还沉浸在谢雨辰作文营造的美好的情感氛围中。在鲁山虎微小低沉却又节奏鲜明的鼾声里，他耐着性子，坚持把作文讲评完毕。此时，他扫视了一下后排那个打瞌睡的少年，发现他的嘴角已流出一串细长晶亮的口水。

他有点恼火，但到底忍住了。

他想，既然是鲁山虎，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平常可不是一个爱打瞌睡的学生！等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

萧峻峰若无其事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板书了新的作文题，注明写作要求，让学生们构思，立意，打草稿。然后，他走下讲台，一直走到后排，站在鲁山虎桌边，听着他低沉厚实的鼾声。

鲁山虎美美地睡了一会，打了一个哈欠，梗着脖子睁开蒙眬睡眼，忽然瞧见水芹正朝自己神秘地笑，连忙挥拳擦擦眼睛。一扭头，看见身材高大的萧老师就站在跟前，一双眼睛正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鲁山虎吓得“呼隆”一下站了起来。由于动作太猛，他差点把课桌掀翻。水芹急忙伸手抓住课桌……

下课铃响了。萧峻峰把鲁山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这是裴家祠堂保存得最为完好的一部分。历经岁月的冲



刷，原先方圆几十里声名显赫的裴家祠堂只剩下三间正殿，默默矗立在校园西南角。正中的一间做了走道，两边的房子又从中间隔开，分作四间，分别给四位教师作办公室兼卧室。四间房都用石灰粉刷一新，雪白的墙壁与古旧的黑瓦相映衬，倒显出几分古祠的韵致。门口是青石板铺就的整齐的台阶。

萧峻峰的这一间位于东南，门朝北，东面、南面各有一个木格雕花的大窗子。从东面窗户可以望见校园中央的一排报栏和报栏前面的椭圆形花园。花园里种满了花木，周边围着一圈木本芙蓉。正是成长的季节，一人多高的芙蓉枝干上全都抽出了碧绿的叶子。满眼花树连同许多高大的梧桐在校舍间隆起大团大团的浓荫，与古柏翠色相呼应，一派盎然的春意。

南面窗外是一个很大的竹园，数不清的新笋正在拔节。风吹着竹叶沙沙作响，像谁的透明的双手正在抚着那些碧绿的琴键。阳光照下来，竹影婆娑起舞，变幻着各种姿态，煞是可爱。有时候，斑驳的竹影投在萧峻峰的玻璃窗上，窗上立刻就有一幅摇曳着生机和诗意的墨竹图。

萧峻峰打开南边的窗子，让柔和的清风吹进斗室。他放下备课笔记和一叠学生作文，坐在简易办公桌后的一把旧八仙椅上，看着局促不安站在门口的鲁山虎。

“进来吧！”

萧峻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温和。

鲁山虎磨磨蹭蹭进来了。

“你呀，说变就变！刚有点起色，忽然就成了瞌睡大王！”说

说吧,怎么回事? ”

萧峻峰开门见山。

“是、是这样的……”

鲁山虎不敢看萧峻峰的眼睛。他低垂着头,支支吾吾开始了讲述。

起初,鲁山虎的声音浑浊不清,萧峻峰尚未听出什么。他耐着性子,目光凝视着那个少年。渐渐地,鲁山虎的声音洪亮起来,萧峻峰也终于听出了缘由。他不由得心头一震!

原来,鲁山虎已经好几宿没睡好觉了。

他去看鱼王了——青苇河的鱼王。

二十一岁的年轻教师萧峻峰,一下子瞪圆了眼睛……

据老人们讲,青苇河里很早就有一条鱼王。

那是一条罕见的大鱼,浑身金鳞,闪闪发光,真是说有多奇就有多奇! 这鱼王究竟有多少年岁? 谁也说不清。青苇河两岸的人们一代一代都传说着,这河里有一条了不起的鱼王!

只是,传说归传说,谁也不曾亲眼见过。就连村中辈高年长“见识广博”曾在雪蓬山做过三十年道士的马三大爷,也只从一块残损破败的石碑上看见过清代孙翰林的一首诗,是写这条鱼王的:“鱼王一跃过苇滩,万丈河川起碧澜。笙歌如水出春夜,月下西崖星满湾。”

屈指算来,应该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了。

没想到,这样一条浑身辉煌、不同凡响、曾被旧时翰林学



士吟咏过的神奇鱼王，竟让鲁山虎真真切切看见了！那条鱼王少说也有三尺多长，浑身上下一团金光，呀，好一条巨鲤……

事情就发生在几天前的夜里。

“嘭嘭嘭！”

午夜时分，鲁山虎家的大门突然被人敲响。

“过河啰！过河啰！”

鲁山虎从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听出是对圩一个人有急事，要过渡。他赶紧答应一声，揉揉惺忪睡眼，赤脚跳下地，伸手扯过靠在大门角落的长篙，打开门，送那人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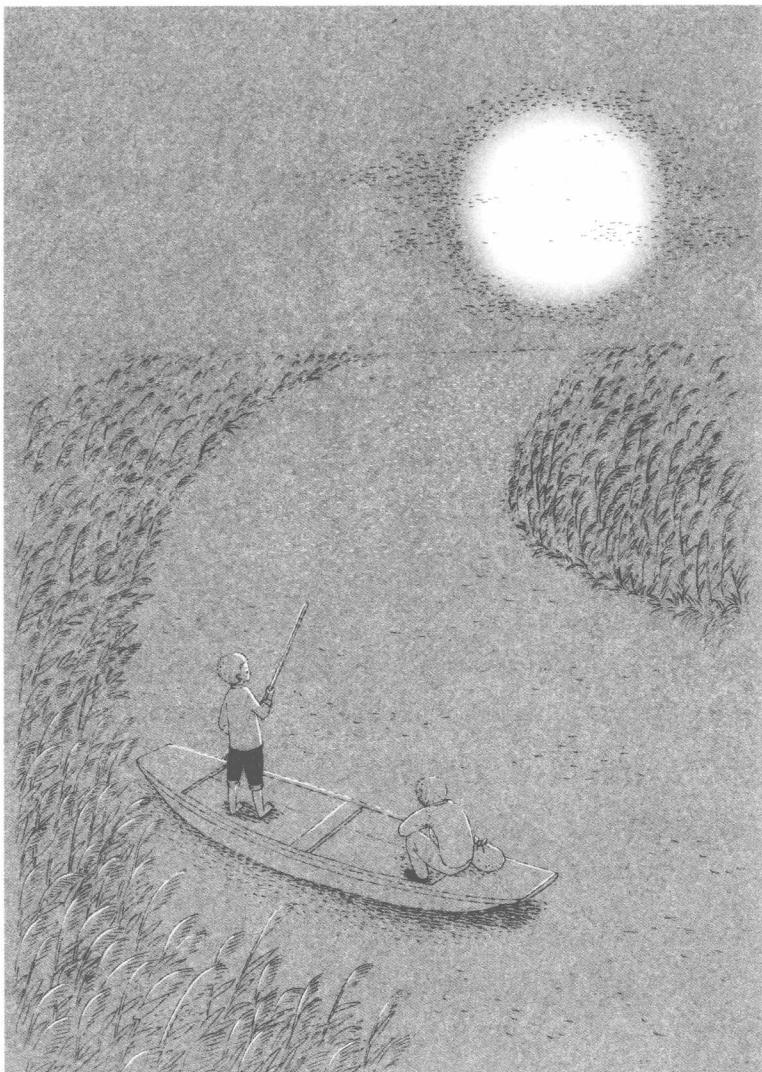
山虎妈秀姑带着女儿燕子睡在里屋，听到人声，也披衣起床。她站在门口，看见儿子扛着竹篙，和那人下了河堤，解开系在老柳树上的铁链，推开渡船。

待那人上了船，鲁山虎身子一纵，双脚稳落船头，手中竹篙轻轻一点，小船像一只轻快的网梭，向河心驶去。

午夜的月亮格外大，也格外亮。河上静悄悄的，只有一大片朦胧的波光在月下跳跃着。

鲁山虎并不留连这满河清波月色，他一篙接一篙飞快撑着渡船，在音乐般作响的水声里快速把过河人送到对岸，旋即竹篙一点，小船“嗖”地犁开水面，又箭一般地返回了。

船到河心，鲁山虎掉转目光，向河下的苇潭望去，只见明月如镜的光华里，两岸碧绿的苇丛间，是一带银子似的水面，月光照下去，发出青幽的微芒。四周一片静谧，连温和的夜风也悄无声息。鲁山虎停住竹篙，凝视着月光下美丽的河流，正



鲁山虎把手中的竹篙轻轻一点，小船像一只轻快的网梭，向河心驶去。



发着遐思，忽见静静的苇潭中央，骤然起了一个巨大的水花。

奇怪的水花！

鲁山虎眨眨眼睛。他怀疑自己刚从梦中醒来，没看清楚，就蹲下身子，把脸贴在船帮上，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苇潭。

很快，水花又涌动一下。

这回，鲁山虎更惊奇了：他隐约看见一条大鱼的影子，大到他不敢想象！

鲁山虎一身睡意顿时了无影踪，脑子里，一片出奇的宁静。一刹那间，他的犟劲上来了，想去看个究竟。于是，手中竹篙一划，拨转船头，溯着满河清澈的月光，朝着起水花的苇潭悄悄撑过去。

两岸的芦苇已长到半人多高，在这月色溶溶的夜晚，显得格外幽静，像藏着无数秘密，不能开口。鲁山虎能听见竹篙上的水珠，一滴一滴，跌落到船板上碎裂的声音。

他把船撑进了苇潭。

水花却不见了，河面上一片平静。

船在潭心泊住不动。鲁山虎双手握篙，注视着四周。

风在耳畔，飒飒地响；两边的苇丛，不时传出苇叶摩挲相碰的沙沙声。除了岸边苇丛和潭中小舟的阴影，什么也没有。

他忽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难道自己的眼睛看花了？

他暗自嘀咕着，一丝莫名的恐惧涔涔从心底渗出来，慢慢弥散开。他努力站直双腿，脚趾扣住船板，两手攥紧竹篙，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河水。

好一会，他感到眼睛一阵发涩，转念想回家了。

真的回家，又有些不甘心。鲁山虎咬咬牙，把脸绷得紧紧的，蹲在船上，眼睛依然盯着水面。

四周更静了，仿佛能听见天上星星的谈话；苇叶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子夜，听起来竟那般响亮……

鲁山虎正在踌躇，平静的水面上忽然冒出两根嫩生生的水草！不，不是水草，是两根淡黄色的触须！而且，触须正朝向鲁山虎的小船！不等鲁山虎反应过来，河潭中央蓦地浮出一个月影般的光环！光环游动着，游动着，终于，一个漂亮丰美的流线型金色生物在月下的河水中出现了。

果然是鱼！一条金色的大鲤鱼！

鲁山虎惊讶地张着嘴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大鱼，看着它淡黄色的触须在水上轻快地划动，巨大的腮悠闲地一张一翕。它旁若无人地吐着一连串水泡，玛瑙似的眼珠反射着皎洁的月光，似曾相识地看着这条泊近它的木船和木船上的少年。

鱼王！鲁山虎脑际迅速闪过这个念头。

奇怪！鱼王似乎并不惧怕木船上的男孩，竟和他对视了好一会。那一刻，连时间与河水都好像凝固了。

很久，鱼王才把漂亮的大尾巴一划，转眼没入河水中。河面上只留下一圈圈波纹，像一个个谜面，渐渐淡远。



鲁山虎惊奇地注视着河面。他未曾见过传说中的鱼王，但却相信刚才见到了。他独自一人，在子夜月光下，注视着青苇河清波粼粼的苇潭。鱼王显然对他很友好，也很大胆，特别是它的眼睛，在月下清水中显得又大又亮，宛如人的眼睛……

神奇的鱼王！

木船上的少年又朝水上张望了一会，见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才悠悠地把船向渡口撑去。

亮着灯的茅草屋檐下，秀姑还站在门口，等着儿子回家。

“怎么现在才回来？”见了儿子，秀姑问。

“呀！”鲁山虎还停留在惊奇中，“我看见河里一条鱼，很大很大一条鲤鱼，有这么长！”他“咚”地放下竹篙，伸开两臂，比画着，“肯定就是爸爸讲过的鱼王！”

“鱼王？都几十年没看见鱼王了，怎么现在让你看见？”秀姑的脸上满是疑惑。

“确实是鱼王！”儿子一脸的坚信。

接着，他就把自己看到鱼王的情景一五一十跟妈妈说了。

秀姑听了更是惊奇。月光下，她的眼睛越睁越大，突然“噢”了一声，瞳孔里闪出两道异样的光：“山虎，莫不是……你爸爸……？”

“爸爸？”鲁山虎歪着硕大的脑袋，不解地望着妈妈。

“你爸爸就喜欢鲤鱼，这一条大鲤鱼，莫不就是他变的？”

“怎么可能？”儿子说。